



习俗剪风

娄烦的十月初一

张贵桃

农历十月初一,娄烦俗称“十眼月”,为进入冬季第一天。娄烦群众从长期的经验积累中摸索出,这一天天气好坏,大致决定了一个冬天的气温走向。如果这一天暖和,预示该年冬季是个暖冬。由于过去医疗卫生条件差,如果冬天太热,瘟气难以抑制,容易发生瘟疫,人不稳。所以卖棺材的盼这一天是个好天气,他能多卖几副棺材。如果这一天天气寒冷,预示该年冬季是个冷冬。当时普通百姓御寒衣服紧张,衣着质量也很差,娄烦是养羊区,过去农民差不多家家养羊,羊皮袄就成为人们主要的御寒衣服。所以缝皮袄的希望冬天天气特别冷,他好多挣几个缝皮袄钱。世态人情,由此可知。

这天,又叫寒衣节。家家上坟祭祖,为逝去的先人烧香敬纸。阳世的纸烧掉,就可以转化为阴间的布匹,让先亡之人做衣服御寒。烧纸时有两

点要注意,一是必须把纸烧尽,不留残片,否则到了阴间就是破布;二是坟地草木茂盛预示家族兴旺,受到人们精心保护,烧纸只限定在墓角石窑很小范围内,决不允许烧着坟地草木,可知民间很早就有很强的环保防火意识。

民间传说,孟姜女新婚燕尔,丈夫就被抓去服役,修筑万里长城。秋去冬来,孟姜女千里迢迢,历尽艰辛,为丈夫送去御寒冬衣,谁知丈夫却已因劳累过度而死亡,埋在城墙之下。孟姜女悲痛欲绝,哭倒长城,找到丈夫尸体,用带来的棉衣重新装殓安葬。寒衣节由此而来。

这一天也是家庭主妇们为一家人准备与整理棉衣的时间,如果家里冬季生火炉,男人们则要新垒或整理火炉等。实际上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完成的,只不过这天是个节点而已,通过节日活动提醒人们做好越冬准备。

农历的十月初一,是我国三大传统祭祀日之一,多数地方称之为“寒衣节”,也有叫“祭祖节”“十月朝”“秋祭”或“冥阴节”等,有的干脆就叫“十月一”,其名称听来都能联想到这个日子里的祭祀之事。但静乐人称之为“十眼月”,听来似乎与此节的习俗无甚关系。

早先民间素以十月初一为寒冬的起始之日,古时有祭祀、授衣、开炉等习俗,提醒人们注意寒冬的来临;而妇女们要在这一天拿出早已做好的棉衣,寄送给远方戍边服役的亲人。此后,逐渐发展为给祖先及先人也一并送去过冬的寒衣。“十月初一烧寒衣”即源于此。

静乐三面环山,冬长夏短,冬季又相对来得早,十月初一就是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节,也是四季中转入寒冷的骨眼儿,所以静乐人把这一天称为“十眼月”,这一天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月的第一“眼”大事;“眼”还包含着“着眼、重视”的意思。

静乐人过“十眼月”是较为讲究的,对祖先有一种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虔诚敬意。相比于清明、中元两节,“十眼月”除供献食物之外,最主要的就是烧寒衣。

“寒衣”,是用五色纸剪成的衣物形状,但须是衣帽鞋裤要成套,不能缺这少那,还要加上冥币纸钱、“金银铜宝”等,以备先人衣物用品不足时能在冥间自己添置,更要把这些衣服纸钱统统装在一个或几个糊好的纸筒状的大袋子里,上面写上先祖的名讳、籍贯、字辈等,如同寄书信一样,俗称“号纸”,以防误寄误收;在烧这些衣服纸钱时,一边

念叨先人称谓,一边拨弄烧纸灰,让纸灰盘旋扬起,意味着先人的魂灵正在前来收取孝敬。虽说看似离奇,可也寄托了生者对亡者的哀思与崇敬。

民间讲究“食当令,贵有节”,静乐人也一样。在这一天,有的人家会喝一锅黏黏稠稠、热乎乎的红豆粥。传说,明太祖朱元璋在十月初一早朝,用新收的红豆、糯米熬制热羹,赏赐众臣尝新。后上行下效,民间也在这天喝红豆粥,以为其不仅可以滋补抗寒,主要其红色是喜庆避邪的象征。喝过红豆粥,人红鬼不红,出门祭祀沾不上邪气。后来有人干脆在清明节这天也喝红豆粥避凶就吉,形成了日后的传承。

油糕是“十眼月”里独特的食品。静乐人喜吃糕,凡婚丧嫁娶皆吃油糕,油糕遂成为红白喜事的代名词。参加红白喜事不像太原人说“上事筵”,而是说“吃糕吃呀”。而“十眼月”里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要炸油糕。静乐油糕颜色金黄,软糯香甜,一口咬下去,能扯二尺长,这种糕静乐人叫黄糕。旧时,家境贫寒的人家即便没有精细的黄糕面,吃不上黄糕,也要吃顿“毛糕”,或叫“连皮糕”,即用没有脱皮的黍子面,蒸成大块糕,虽然这种糕比较粗糙,吃起来口感硬而涩,但“糕”谐音“高”,有兴旺发达、年年高升的吉祥寓意,所以静乐人的吃糕,硬是把“十眼月”一个忧伤哀思的日子翻转成了充满希望的“糕”潮。

人无目则盲,故事物的关键也称为“眼”。静乐人把寒衣节呼作“十眼月”,寒衣节的“眼”就是一个个习俗,而每一个“眼”中都是满满的期盼。

静乐「十眼月」

彭庆东

在平顺老家流传一句话:“白露打核桃,霜降摘柿子,立冬打软枣。”

核桃、柿子、软枣,平顺都有出产,并且都比较出名。核桃和柿子是在秋天里采摘,而软枣却到了冬天才完全成熟,似乎就是为了过年而准备的。

软枣的学名叫君迁子,好吃,却不好看,黑黑的,因此,也被人叫作“黑枣”。

软枣味美,可能是由于它的经历非凡。在料峭春风里苏醒,在酷暑烈日下成长,在忙碌的秋收声中积聚能量,在刺骨严寒中升华蜕变。

择一个冬日暖阳的后半晌,提上篮子,拿上杆子,再带上两块旧床单,结伴去打软枣。把床单铺在树下,带上篮子、杆子上树,

故乡风物

立冬软枣甜

马红星

手边能够着的软枣直接摘到篮子里,又高又远一些的,拿杆子打,掉到地上有床单接着。杆子敲击树枝的噼啪声,在静幽的山间被无限放大,惊起远处一群石鸡呼啦啦飞过。

软枣非常耐贮存,能放到过大年,甚至二月二。软枣富含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脂肪、果胶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。

软枣不光可以当零食吃,还可以用来做醋、酿酒、制糖。

并州话回

立冬时节话农事

张玉虎



立冬前后,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减少,天气越来越冷,北方的树木、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和两年生的农作物都进入了越冬期。到了这个时候,即便是白菜、萝卜、芥菜、蔓菁等耐寒的秋菜也无法在野外生存了,得赶紧收回家。不然冻坏了就不能吃了。因此,山西中部有农谚:“立冬砍菜。”砍菜砍什么菜?白菜。

现在栽培技术先进,交通运输发达,我们餐桌上的蔬菜品种繁多,白菜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,大部分人家一冬天也吃不了几棵。几十年以前,白菜可不是这个地位,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它对人的重要性,那时,它叫大白菜。山西中部的农民说到大白菜时,就单称一个菜字。一说菜,人们都知道是指大白菜。

那时,一到冬天,农民家的饭桌上只有白菜、萝卜、山药蛋三种菜品,白菜又是其中的“主菜”“当家菜”。白菜要“当家”,要保证人们一冬天的维生素供给,种得少了怎么行呢?所以村村寨寨都会大量种白菜,无论农民或市民,每年秋冬之际,家家户户都要存储

白菜。因此到了立冬时节,农民们往回收白菜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农事,城里的市民们购买和存储大白菜也是一件大事。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,派车一趟趟从郊区往回拉白菜,单位大院里人们热热闹闹分白菜,是那时立冬时节的一道风景。

当然,立冬时节收获的冬储菜,不止白菜,还有萝卜、芥菜等等。

立冬时节的农事,除了“砍菜”,就是秋耕和冬浇了。立冬之际,地还没有封冻,抢在封冻之前将割了庄稼的空地深耕一遍,为第二年的播种积蓄地力,是农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。

立冬期间,华北地区日平均气温下降到4℃左右,田间土壤夜冻昼消,这时抓紧时机给小麦和越冬蔬菜及果园浇冻水,以补充土壤水分不足,改善田间小气候环境,防止“早助寒威”,是减轻和避免冻害发生的重要措施。如果没有条件冬浇,农民就盼着天上下点儿雨雪,冬天的雪越大,对越冬的农作物越好。因此,北方有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明年枕着馒头睡”之说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连载

但我坚定地认为,越是感到美的,越不能亵渎。孔子曰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我却认定人若能敬美如敬神,就是人性的大美。孔子还曾经说过: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”这是评《关雎》的话,意为对美应该产生愉悦感,不亵渎,不哀伤。可我为什么又愉悦又伤感呢?

于是渐渐明白过来,此来沁水,一为拜谒赵树理墓;二为游舜王坪。舜王坪的高山草甸,也是我已向往的;三即为寻访沁水公主园。闻汉明帝刘庄甚爱第五个女儿刘致,因刘致美而善,好雅静,明帝为爱女选择了一个如意郎君——开国元勋邓禹之孙高密侯邓乾——为了给女儿一块幽静祥和的封地,让自然环境和她的性格和谐,皇帝亲自踏遍山山水水,终于在沁河北岸找到一片幽静的竹林,“地

在无尘境,人来不住天”“筠篁突淇澳,风景胜江南”,便于此处修建了“沁水公主田园”,作为公主的陪嫁。而今沁园已经像楼兰古城一样成为美丽的传说,它的遗失之美,它的神秘之美,千百年来让无数文人墨客遗憾和向往,留下不朽的吟诵和美丽的词牌《沁园春》。元代耶律楚材《过沁园有感》,极尽对沁园破败之美的遗憾之情:

昔年曾赏沁园春,今日重来迹已陈。水外无心修竹古,雪中含恨瘦梅新。垣颓月榭经兵火,草没诗碑覆劫尘。羞对草怀昔时月,多情依旧照行人。

耶律楚材的含恨,是因为修竹的无心吗?他实在不应该恨——至少他还能见“垣颓月榭”“草没诗碑”,而我辈只能遐想它的梦幻般的幽静。他恨的是无缘得见那位温婉恬静的沁水公主,这位过沁园的行人犯



35

李骏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了古往今来所有文人墨客的毛病,他太多情了。而我呢,我来寻沁园为的是什么,我一到沁河北岸就失魂落魄,难道也是来寻找公主的芳踪?

雨雾笼罩着舜王坪,传说中的远山圣境都隐没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海里,只能看到脚

下的草丛中胭脂般鲜艳和红润的野草莓,红宝石一般养眼和内敛。我摘了一颗,带着露珠和叶片,小心地递给公主,请她品尝。她恬静地笑着,轻启玉齿,白生生的贝齿轻轻地咬住那颗胭脂,我不由看得痴了。恍惚间,眼前云雾浮动,哪里有什么公主?唯余一片白茫茫,就像我眼下的人生处境。我早就掉队很远了,撑着在酒店租来的那把大伞,一个人踏上往舜王庙的石板路,眼前高山草甸如同草原一般平坦,奇花异草遍布,不能呼出名字,耳畔雨声敲打着伞布,心中惆怅着戴望舒的惆怅。我独自撑着伞,一步三回头,走在这悠长又寂寥的石板路上。我希望后面跟来,一个公主一样,结着愁怨的姑娘。她有公主一样的美貌,公主一样的芬芳,公主一样的雅静,在雨中哀怨,哀怨又彷徨。她

彷徨在这寂寥的雾中,撑着一把蓝色的伞,像我一样,像我一样地默默行于着,温婉,恬静,又惆怅。她默默地走近,擦肩,向我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,像梦一般地,像梦一般地温婉迷茫。我多么希望,她能和我共撑一把伞,漫步在这悠长的路上,喁喁私语,互诉衷肠。可是,在这雾中,她像梦一般地飘过,像梦一般地,我身旁飘过这女郎。她静默地远了,远了,走进眼前的雾墙,走进这雨雾,走进我的悲伤。在雨的哀曲里,消了她的颜色,散了她的芬芳,消散了,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,公主般的惆怅。我仍然是一个人,行于高山草甸的雨雾之中,满心惆怅,前不见去处,后不见来路,伙伴们早就唱着歌消失在前面的雾海里,这会儿连歌声都听不到了。

随笔